荊川先生右編

荊川先生右編目錄

卷二十二

鎮二

論經理金鄉上理宗

牟子才

荊川先生右編卷二十二

都察院僉都御史毗陵唐順之編纂
南京國子監祭酒豫章劉曰寧補遺
司業吳興朱國禎校定

鎮二

論藩鎮疏　張方平

宋仁宗嘉祐間上

臣聞議者曰唐失御於藩帥至於一道百城跨制千里列郡長吏出其所署裂二千石而不請專地繼世僅如戰國有安史起燕河北非王土德順姑息河南

皆冒堅執銳勞夙夜拔材練謀極力十年粗夷險阻然僖之後寖微藩削朱氏兼領十鎮遂行篡逆而受終矣五代圮壞顛危相逐皆由強諸侯擁重兵而奪取焉及我太祖之受命也天謀神機風雷變動創業前弊特定長策於是不愛乎節鉞多命于帥臣權分而勢自輕外與而內實取於後諸侯入覲漸請不遣方面都牧伯之位更除士大夫而僚吏挨往悉天官選補塞覬望之蹊隧覆姦亂之巢穴故四聖累盛六紀于茲寰海乂寧不震不擾門無關鍵豈煩擊柝之虞蓄無倒鏑安容胠篋之變可謂藏身之固者

器於安規摹之深遠也乎臣聞而論之曰唐自天寶之亂天下剖裂至我朝太平興國擒劉繼元并汾而天下始大一統生民離鋒鏑之禍伏惟祖宗之大功盛德無與較焉然三王之善制不能無敝百世之長軌難以遐御故自古無亂國而有亂君有治人而無治法利害倚伏勢數之常幽厲亨文武之固桓靈繼高光之法棄彝敗典昵邪遠正周漢宮闕翻成秦藪夫帝王始于創基垂裕莫不鑒前之敗深思經久其爲秦謀者蓋見三代之亡皆由諸侯於是有廢五等之畫爲漢計者蓋見秦無盤維之固孤而易危於

是有郡國雜建之策魏晉之議者蓋見陳項之事黃
巾之擾乘州邑之無備遂潰漫而不制於是有郡督
持節之命皆所以識禦轍遏亂略堅鑿契以抵斁壞
[illegible]而均重輕然其負舟而趨遷勞奄有者則又
不常在承藉世家撫宅疆宇者矣故閭左戍卒攘臂
以亡秦族江水亭長提劒而啓漢祚光武以書生起
宛曹公以孝廉起譙司馬氏無凌偸之衆宋高祖之
敦溫之勢歎泰出偏裨之微隋文因戚里之重及其
乘隙定業勢歸事濟備物九錫建國立臺比夫西伯
以二分而事紂小白奉四履以勤王體迹殊矣是故

執斯罷侯置守之策徒見其輻輳運動之勢誼錯強
幹弱枝之論蓋昧於皮毛附麗之本迨於天乙之後
王室數衰每及賢王九琛復會周厲之削宣王中興
秦天下一家二世遂滅惡在乎郡縣而安也且唐之
受歷幾三百年內難四興外寇三作大帝孝和肅總
帷薄憲宗昭愍毒由宮臣其范陽之亂發天人之通難
安祿為之戎首而甫杞實其禍胎恭惠不右郡神尉
替私昵挑鈞衡之柄閹寺專帷幄之謀於是黠結安
南兵連徐土發卬蜀之役擁雲代之衆恭定繼立王
綱已解半天之下巢讓之所塗炭自陝以東權儒之

所踐食禁旅爲蕭人所殲邠帥以襄王僭命原其禍孽都由令孜是故唐之傾危不自藩鎮皆自蕭牆之內也向使明皇勤恤無怠開元之初神武勵精帝若建中之始憸壬絀屏克守大中之政則范陽涇師來何釁而犯順黃巢彭門因何隙而嘯聚僖之瘣木蘇由中生釁之祟基勢從上墜故知治亂本乎法度興亡繫乎時君御得諸道遠可以賓絕俗撫乎乎方近不能保宮室彼方州者關梲動靜臂指伸縮制不在外而在中矣且夫我太祖之以睿武拯天下則有經綸恢定之略駕馭威懷之術我太宗之以英文繼大

業則有輯熙撫寧之道裁節畫一之制我真宗之以
至仁纘丕圖則有寬冲恭睦之德持盈保成之方維
其撥亂守文理政小異然皆主威獨運國命自制政
不容於姑息恩不假於近習此所以高拱南面子孫
無疆之法也主上爍震耀之精體乾剛之德覽威福
二柄以照臨四表專制無牽忍之愛采按罔畢達之
闢廣謀以明聽受獨斷而絕浸潤光其上所以建皇
極下所以綏天下者彼郡縣之權苟不虞豈朝廷
之所恃者乎謹論

論除鎮兵之權　　司馬光

仁宗嘉祐七年天章閣待制兼侍講仍知諫院司馬光上

臣以駑蹇之質再爲諫官陛下寵祿之優責任之重夙夜震恐不遑寧處思極竭愚忠以報塞萬一頃瑣細者皆不足以煩瀆聖聽竊以國家治亂本於禮而風俗之善惡繫於習赤子之啼無有五方其聲一也其長大言語不通飲食不同有至死莫能相爲者無他焉所習異也至於古今亦然有服古衣冠於今之世則駭於州里矣服今衣冠於古之世則僇於有司矣衣冠烏有是非哉習與不習而已矣夫民朝夕見之其心安焉以爲天下之事正應如此一旦驅之

使去此而就彼則無不疑疑而莫肯從矣昔秦廢井田而民愁怨王莽復井田而民亦愁怨趙武靈王變華俗效胡服而群下不悅後魏孝文帝變胡俗效華俗而群下亦不悅由此觀之俗之情安於所習駭所未見固其常也是故上行下效謂之風薰蒸漸漬謂之化淪胥委靡謂之流衆心安定謂之俗及其風化已失流俗已成則雖有辨智不能諭也彊毅不能制也重賞不能勸也嚴刑不能止也自非聖人得位而臨之積百年之功莫之能變也易履之象曰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故天子之令必行於諸侯諸侯之

令必行於卿大夫士卿大夫士之令必行於庶人使天下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運指莫不率從詩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此禮之本也昔三代之王皆得民以禮故子孫數百年享天之祿及其衰也雖以晉楚齊秦之強不敢蔑陵王室豈有力不足哉知天下之不已與也於是乎戴王命以威懷諸侯而諸侯莫敢不從所以然者猶有先王之遺風餘俗未絕於民故也其後日以衰薄下凌上替晉平公之世叔子服回如晉還謂季孫意如曰晉之公室將遂卑矣六卿強而奢傲將因是以習習實為常能無卑乎其後

魏韓氏卒分晉國晉於君臣之分不明故也降及漢氏雖不能若三代之盛王若猶尊君卑臣崇尚名節以行義取士以儒術化民是以王莽之亂民思劉氏而卒復之赤眉雖群盜猶立宗室以從民望王郎矯託名氏而燕趙響應董卓之亂袁紹以誅卓爲名而州郡雲合曹操挾獻帝以令諸侯而天下之人歎之自魏晉以降人主始貴通才而賤守節人臣始尚浮華而薄儒術以先王之禮爲糟粕而不行以純固之儒爲鄙樸而不用於是風俗日壞入於偷薄救右不以爲恥犯上不以爲非惟利是從不顧名節至於有

唐之衰麾下之士有屠逐元帥者朝廷不能討因而撫之拔於行伍授以旄鉞其始也惟偷安一時而已及其久也則眾庶習於聞見以為事理當然不為非議天下為非義是以在上者惴惴焉畏其下在下者睽睽焉伺其上平居則酒食金帛甘言卑體以相媚悅得間則鋒鏑利刃狠心詭計以相屠膾成者為賢敗者為愚不復論尊卑之序是非之理陵夷至于五代天下蕩然莫知禮義為何物矣是以世祚不永遠者十餘年近者四三年敗亡相屬生民塗炭及大宋受命太祖太宗知天下之禍生於無禮也於是神武聰

明綱勤萬機征伐刑賞斷於聖志然後人主之勢重
而群臣服矣於是剪削藩鎮齊以法度擇文吏爲之
佐以奪其殺生之柄擘其金穀之富選其麾下精銳
之士聚諸京師以備宿衛制其腹心落其爪牙使不
得陸梁然後天子諸侯之分明而悖亂之原塞矣於
是節度之權歸於部縣又分天下爲十餘路各置轉
運使以察州縣百吏之臧否復漢部刺史之職使朝
廷之令必行於轉運使轉運使之令必行於州州之
令必行於縣縣之令必行於吏民然後上下之序正
而紀綱立矣於是申明軍法使自押官以上各有階

級以相臨流小有違犯罪至誅放而後行伍之政肅而十用命矣此皆禮之大節也故能四征不庭莫不率服淸謐九州以陟禹之迹至于眞宗重之以明德繼二聖之志夙夜孜孜宣布善化銷鑠惡俗以至于今治平百年頑民殄滅衆心咸安此乃曠世難成之業陛下當戰戰慄慄守而勿失者也臣竊見陛下有中宗之嚴恭文王之小心而小大之政皆謙遜不決委之臣下誠使所委之人常得忠賢則可矣萬一有奸邪在焉豈不危甚矣哉古人所謂委任而責成功者擇人而授之職業叢脞之務不身親之也至于爵

祿廢置殺生予奪不由己出不可也洪範曰惟辟作威惟辟作福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威福之柄一失於人而習以爲常則不可復收矣此明王之所謹也又須以西鄙用兵權置經畧安撫使總一路之兵得以便宜從事及西事已平因而不廢其河東一路總二十二軍州向時節度使之權不能及矣唐始置沿邊八節度亦如是而已以其權任太重故後世有跋扈之臣洛告曰毋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敘弗其絕言謹其微也又將相大臣與諸州符多以貴倨自恃轉運使欲振舉職業往往故違戾而不

胥從夫將相大臣在朝廷之時則與轉運使名位固相遠矣及在外爲知州則轉運使統諸州職也烏得以一身之貴而一州之事轉運使不得問哉漢刺史以六百石之吏察二千石豈以名位之貴賤哉又自京師以及四方怠於久安樂因循而務省事執非之臣願行姑息之政於是胥吏雖誹而斥逐御史中丞輦官悖慢而廢退宰相衛士凶逆而獄不窮奸濫加於醫軍人罵三司使而法吏以爲非犯階級疑於用法朝廷雖特誅其人而已停之卒復收養之其餘有一夫流言道路而爲之變令推恩者多矣凡此數者

殆非所以習民于上下之分也夫朝廷者四方之表儀也朝廷之政如是則四方必有甚者矣於是元帥畏偏裨偏裨畏將校將校畏士卒姑務扶循之以至有簡省校閱使之驕惰傲庇羸老使之繁冗屈撓正法使之縱恣詆訾衆偕使之憤惋甘言而笑靡所不至於是士卒翕然謷之而歸怨於上矣彼既為之則此效之下既言之則上從之前既行之則後襲之苟彼為而此不效下言而上不從前行而後不襲則怨怒聚於其身而禍亂生矣長此不已日滋月益民之耳目習而安之此有以異唐之季世乎後魏孝明帝

時征西將軍張彝子仲瑀上封事欲抑損武人不預清品羽林虎賁千餘人焚彝第殺彝父子官爲收捕凶強者八人斬之其餘大赦以安之懷朔鎮人高歡時奉使至洛陽見之歸而散家財以結客曰朝政如此事可知矣於是始有飛揚之志由是觀之紀綱不立則姦雄生心矣祖宗苦心焦思以變夷虜之俗而陛下高拱熟視以成後魏之風此臣之所以爲陛下痛惜也臣愚以爲陛下當奮剛健之志宣神明之德凡群臣奏事皆察其邪正辨其臧否熟問深思求合於道然後賞罰黜陟斷而行之則天下孰不嚮然悅

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蓋言怒所滅否之爲患大也經略安撫使有征討之事則罷之無事則當廢之儻未能變其事而急不暇奏知者使專之可也其餘民事皆委之州縣斷於法或法重情輕可殺可徒可宥可放或臨本州不奏決之朝廷何必出於經略安撫使或撫遞使及統令行下諸州而諸州違戾不從者則經當訴其曲直若事理實可施行而州將恃貴勢故違之者當罪州將或陵轢違使將校士卒之於州縣及所統之官或公卿大臣有悖慢無禮者明著階級之法使斷者不

疑將帥之官行廢法違道以取悅於下歸怨於上者當隨其輕重誅竄廢黜公正無私御衆嚴整者當擢其才能拔用褒賞如是則上之人難動而下用命矣上之人難動而下用命此所以尊朝廷也上下已明綱紀已定然後修儒術隆教化進篤厚退浮華使禮義興行風俗純美則國家保萬世無窮之休猶倚南山而坐平原也

乞罷諸路將官　司馬光

哲宗元祐元年

臣於去年四月二十七日曾上言州縣者百姓之根

本兵吏者州縣之根本根本危則枝葉何以得安自古以來置州縣必嚴其武備設官吏必盛其侍衛所以安百姓衛朝廷也秦滅六國以爲兵不復用罷置郡守而以御史監之墮名城銷鋒鏑故陳勝吳廣起而郡縣莫能制至多殺長吏以應之雖由其殘[illegible]取亡亦守令無權無兵之所致也晉武帝平吳亦以爲天下既一兵無所用悉去州郡兵陶璜山濤皆言州郡武備不可廢及永寧以後盜賊羣起州縣無備天下遂大亂國朝置總管鈐轄都監監押爲將帥之官凡州縣兵馬其長吏未嘗不同管轄知州則一州之

將知縣則一縣之將也熙寧中謀臣建議分天下禁軍每數千爲一將別置將官以領之訓練差使抽那一出其下其逐州總管以下及知州知縣皆不得關預惟留禁軍下軍及剰員以充本州白直及諸般差使而已比設官分職上下相維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紀綱乃立今爲州縣長吏及總管等官而於所部士卒有不相統攝殆如路人者至於倉庫守宿巡邏亦皆乏人雖於條有許差將下兵士者而州縣不得直差須牒將官將官往往占護不肯差撥萬一有非常之變州縣長吏何以號令其衆制禦姦宄哉臣曰

覩前宰相西京留守韓絳謁嵩山起建道場其將下禁軍充白直者於條不得出城經宿所敢留者剩負七八人而已況僻小州縣其守禦之備侍衛之衆可知矣臣當時乞悉罷將官其逐州禁軍並委長吏與總管等同共提舉教閱及諸處差使其州縣長吏所給白直皆如嘉祐編敕以前之數臣自上此文字後來不聞朝廷有所施行竊見近歲諸處多闕雨澤盜賊頗多州縣全無武備長吏侍衛單寡蓋將官多與長吏爭衡長吏勢力遠出其下萬一有如李順王倫攻城陷邑之患或如王均王則竊發肘腋之變豈不

為朝廷旰食之憂耶王者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
豈可自恃太平之久謂必無此等事耶又自祖宗以
來諸軍少曾在營常分番往沿邊及諸路屯駐駐泊
蓋欲使之均勞逸知艱難識戰鬬習山川自置將官
以來苟非有征討全軍起發與將官偕行外其餘常
在本營不復分番屯駐駐泊飽食安坐養成驕惰之
性歲月滋久恐不可復用又每將下各有部隊將准
備差遣指使之類一二十人而諸州總管鈐轄都監
監押員數亦如舊設官重複虛費廩祿凡將官之設
有害無利天下曉軍政者莫不知之臣愚欲望朝廷

如臣前所奏盡罷諸路將官其禁軍各委本州縣長吏與總管鈐轄都監監押等管轄一如未置將官已前之法其諸州軍兵馬全少不足守禦之處畧與立額招添其守禦有備而盜賊之發不能逆遏或棄賊逃避或率吏民迎賊或斂民財賂賊雖責之以死彼今平居騶從且不能備一旦寇至責以死節不亦難哉

論世守邊郡　孫覺

哲宗元祐間右諫議大夫孫覺上

中國之大戒無急於邊防自秦漢以來禦戎之策是

非未能相遠竊嘗求三代之法宜於今日而推之乃知聖人封建之深意不獨尚德與治吾民而已其繁邀之要微妙深遠固在術內殆非衆人之知所及也蓋天下之勢不得不一亦不得不分分而不一則上無以制命而爲下者肆一而不分則下無以陳力而爲上者勞故古者分爲天下爲列國統萬國於一王使禮樂征伐一出於天子教治禁令一委之諸侯則是天子持威福之柄優游於內以專察國君之善惡諸侯任功過之責勤勞於外以同體王室之休戚如是則四方之警急何以勞天子之視聽哉彼不任吾

患者吾得執而戮之孰敢矣吾所以待夷狄之道惟
招携懷遠以德而已在商之時古公以皮幣犬馬珠
玉事獯鬻而商王不知在周之時晉國并戎不服而
周室不與然則三代禦邊之畧蓋可知矣臣竊謂剖
分天下以爲列國則未敢輕議如使邊郡畧放古意
愼選仁勇之士使得世守郡事兵民措置悉以委之
租稅出入一切不問惟財用不足者助以次邊之郡
以其其法其治以安靖不擾敵人感服者爲上留强
自守彼不能侵者次之戰勝攻取無所退屈者又次
之賞罰者增損其名位而已甚者則升黜之不使輕

去其郡若此則安危利害不離其身勢不得不盡其力以從事盡其心以防患所謂世守者亦不得純如周制父子相繼必使舉賢以自代毋問覲遲天子加察焉然後可之遂使試其郡市以終其官之世後命之後則得其子孫以祀之若有功德則郡人[illegible]世祀之仍爵其子孫庶幾可以為備邊之一術也

論倣唐藩鎮置帥　張守

高宗紹興十二年殿中侍御史張守乞以大河北軍爲藩鎮

臣伏見昨者車駕倉卒南渡駐蹕錢塘席未及煖又遭時肱之變天人協佑陛下復正大位蓋嚮情以圖

中興之時然越在江南地勢稍狹脱或一騎絶江而南則立致顛沛今宜汲汲措置以期萬全防秋之期不遠三兩月間忠臣義士所爲寒心伏見向來寇盜州郡往往堅守近則一兩月遠至數月或至半年而不能下比年來虜騎不至則已至則不過一日似破一郡人或望風棄城或開門投拜未嘗接刃者捨遺此在今日最爲可憂臣以謂與其委城於寇不如委之於守帥今乞將大河州軍並倣唐藩鎮法擇守帥而土地人民一以付之許一切便宜從事凡經畫財賦廢置官屬治兵調發皆得自便使之捍禦外

無屏蔽中原如虜騎侵軼而能殺敵退師固守無虞則許世襲其地歷幾人自爲戰中原可得而保也以至近裏州軍見爲番人占據之處能進兵克復者亦乞進此若或因其退師冒功賞即乞朝廷嚴立罪賞施行所有沿江凡可渡處皆築堡壘屯人兵使旌旗相望鉦鼓相聞仍遣大將一員先爲防淮次爲保江之計

兵論論收藩鎮兵　　葉適

宋孝宗時上

自唐至德以後節度專地以抗上令喜怒叛服在於

慘刻而藩鎮之禍當時以為大論矣然國擅於將
可言也未久而將擅於兵將之所為唯兵之聽逐以
刼脅朝廷故國擅於將人皆知之將擅於兵則不知
也大歷正元之間節度固已為士卒所立甚未脩甚
而五代接於本朝之初人主之興廢皆出於士卒之推
戴一出天下俯首聽命而不敢校而論者特以為其
憂在於藩鎮豈不疎哉太祖既稍收節度兵權故沭
兵使極少治兵使極嚴所以平一僭亂威服海內者
太祖統御紀綱之力非恃兵以為固者也羣臣不考
本末不察事勢忘昔日士卒奮呼專上無禮之患而

反以爲太祖之所以立國者其要在兵都於大梁無
形勢之險其險以兵夫都於大梁因周漢之舊而非
太祖擇而都之也使果恃兵以爲固則連營百萬身
言勞之不待後世也其數乃不滿二十萬何哉不以
兵強荒世帝王之常道也况太祖之兵不滿二十萬
其非恃兵以爲固也决矣召募之日廣供餽之日增
蓋端拱淳熙以後契丹横不可制而然耳康定慶曆
謀國者誤恃兵爲國之說大熾不禁而天下始有百
萬之兵弱天下以奉兵而其治無可爲者矣而上下
方揚揚然以爲得計爲之治文書聚財賦盡用裴世

裒刻之術取於民以習之而猶不足及其不可用也則又爲之俛首以事驕虜而使之自安於營伍之中也故王安石欲爲神宗講所以銷兵之術知兵之不勝養而猶不惜籍兵之不必多教諸路保甲至四五十萬陰欲以代正兵正兵不可代而保甲化天下之民皆爲兵於是虛耗之形見而天下之勢愈弱矣元祐廢罷保甲史臣以爲太亂故階級之法什伍壯士以銷奸雄之心兵制最明而百餘年無禍亂王安石不足以知此者實錄所載蓋當時議論之本原也雖然王安石則信不足以知此而不爲安石者豈能

知之戰至於紹聖以後則又甚矣保甲復治正兵自若內外供耗本末並弱大槩正和中保甲之數至六十七萬一決皆潰名具實亡故軍制大壞而士卒不能被甲荷戈平民抑便化爲盜賊斡離不始挾兵纔萬餘長驅而至莫有敵者倉卒遣人召門徒以勤王京師失守則勤王之人寇掠遍天下矣嗚呼痛哉養兵以自困多兵以自禍不用兵以自敗未有甚於本朝者也而議者猶曰特兵之固制兵之籍可因而不可改可增而不可損是厚誣太祖而重誤國家也加以四屯駐之兵又昔所未有以數倍祖宗之財用按

於四總領之巨壑而州郡又各以廂禁兵自困侵削民力至於空盡問其外禦則曰請和不暇問其內備則曰倉卒可虞統制統領總轄路鈐將兵之官冗濫天下坐縻厚祿而兵未嘗有一日之用方今國未見有難治之弊敵未見有難破之驗徒以自困於兵浸淫重滯不能輕利其一曰四屯駐大兵之患其二曰州郡廂禁土兵弓手之患去一患而得一利一州之兵患去則一州利一方之兵患去則一方利兵患去則兵強惟所用之無不可者陛下果決於此豈有久而不革者哉

論兩淮兵食　張守

高宗時知福州張守應詔論事劄子

臣今月二十日伏奉詔書以却敵之初圖善後之計凡[illegible]攻戰之利守備之宜措置之方綏懷之略悉[illegible][illegible]具上奏仰惟陛下體虞舜之達聰邁成湯之好問[illegible][illegible]遠邇務闢至言究德意之所存則中興之功指日可俟臣跪誦循迴不肖疾病久衰受恩至深論報無所敢不竭所聞以對然竊言方盜起不當枝詞曼說廣援古今以煩乙夜之觀姑論利害之實願紹神裁竊議者必謂虜人既遁當追奔逐北恢復中原以快

宿憤臣謂中原固可唾手而取也儻一戰收復而能保固其土地阜安其民人則善矣得土地而未能保固得民人而未能阜安是自困之道也明詔所以責臣以謂莫急於措置措置苟當則餘不足爲陛下道矣蓋措置失宜則不能守備守備不固則不能攻戰攻戰不勝則不能綏懷去冬虜人長驅以抵淮甸蓋以措置未能無失故也夫防江不若防淮防淮然後可以駐蹕建康駐蹕建康然後可以經營中原此緩急之序也臣請言措置之大略其一措置軍旅其二措置軍食何謂措置軍旅神武中軍當專衛行在而以

餘軍分戍三路一軍駐於淮東一軍駐於淮西一軍駐於鄂岳或荆南擇要害之地以處之使北至關陝西抵川峽血脉相通號令相聞有唇齒輔車之勢則自江之西可以息肩而臥也然今之大將皆握重兵貴極富溢前無所欲之望退無誅罰之憂故朝廷之勢日削兵將之權日重而又爲大將者萬一有稱病而賜罷或卒然不諱則所統之衆將安屬耶此當宜拔擢麾下之將使爲統制每將不過五千棊布三路朝廷號令徑達其軍分合使令悉由於朝廷優假朝廷之權以用之然後可以有爲也何謂措置軍食諸

軍既已分屯諸路則所患者錢穀也然所費多寡在彼猶在此爾則所患者轉輸也然祖宗以來每歲上供六百餘萬悉出於東南而轉輸未嘗以爲病也今宜以兩浙之粟專供行在而江東之粟只以餉淮東江西之粟以餉淮西荊湖之粟以餉鄂岳荊南所用之數責漕臣輸將而歸其餘於行在錢帛亦然恐未至於不足也然自艱難以來漕運之船悉歸漕司仍委諸路各造一二百隻專充轉餉如有官司或諸軍拘留則令漕臣州縣聞諸朝而痛懲之諸軍錢粮既無乏絕之患然後特降詔書戒飭諸將申嚴紀律不

得秋毫侵擾州縣以復業之民戶口多寡爲諸將殿
最歲終遣官覆實而升黜之則民得以還其鄉里而
田野日闢生齒日滋江北州縣有興復之期矣如是
措置既定候至防秋復遣大臣爲之都督使諸路之
兵進相援退相保如常山之蛇首尾相應居則可以
守備[illegible]進則可以攻戰可以傳檄而定僞齊可以折
箠而笞強敵可以保固其土地而阜安其民人綏懷
之略亦在是矣然臣復有區區之愚誠敢因淸問之
及而冒貢一二敵人之輕中國尚矣去秋之來妄意
車駕遠避則大入江浙如曩歲之易也今既挫衄張

然而歸後必不敢輕入使其復來其討須悉兵衆國
以取必勝是宜陛下留神於善後之策也如前所陳
措置大略臣熟計之猶爲末也究其本原則在陛下
内修德而外修政耳召公之告武王曰明王慎德四
夷咸賓惟修德可以服四夷也周詩之頌宣王曰内
修政事外攘夷狄惟修政可以攘夷狄此其昔之常
談初無驚人可喜之論然簡約易行悠久見効則未
有此二端者之爲要也蓋所謂慎德不過正心誠意
天愛民儉於家勤於邦遠聲色屏貨利兢兢業業凡
可以累德者無不戒也持久不勸盛德日新而游愛

戮而不忍去何患四夷之不服乎所謂修政不過任賢使能信賞必罰任賢者非止崇以爵位苟知其賢則一切信任而不復致疑使能者不必信任苟有一能則隨其才分俾盡其力信賞以勸功不以所喜而與之必罰以治罪不以所惡而奪之以至權倖作裁冗濫隳法度與廢職凡可以害治者無不去也正朝廷以正四方何患夷狄之不治乎伏願陛下果斷而力行之臣言狂瞽不足以稱塞明詔俯伏以俟誅殛

論防秋利害

趙元鎮

高宗建炎三年趙元鎮上

臣竊惟東晉之遷國勢微弱惟其設淮上之備以嚴外戶阸荆襄之要保有上流是以能建都江左歷年之久今車駕駐蹕建康則荆淮之防托沿流之斥候誠爲急務斥候之不明以措置不專權賞不立也自來委之軍中及沿路州縣而軍或散亡[illegible]亦[illegible]倉皇阻絕力所不暇今欲自御營及諸軍州縣各置募使臣兵級立定人數信賞必罰不任出戰城守之責專令探報如此則人得盡力而事不失實矣防托之不謹以事出倉卒不能預備也自來俟有警急乃始調發而陣未成列兵刃已交退無所歸披靡逃潰今

俟前期選閱受成而出各使分勞遠近占據形勢皆熟然其山川險易之宜以爲出入邀截之計廣積芻粮嚴設塹柵出而掩擊入而拒守如此則前有以阻進而後能牽制矣雖然防托之任正惟其人未得其人計將安出臣竊謂黃帝時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於是習用干戈以征不享然而遷徙往來無常處以兵爲營衛所以能戰炎帝伐蚩尤逐葷粥以去天下之不順者今陛下欲久留此耶願如臣所陳謹斥候防托之鎮撫將帥委任之選保無後患堅守不動爲長遠之計而又勞或未然則維揚之禍可不鑒哉臣願

陛下深懲既往之失當爲去就之謀以六宮所止爲
行宮以車駕所至爲行在吏部注授並依八路户部
金帛貯之諸州凡宗廟祭祀禮文法物及六曹有司
之閑慢者並歸之行宮而差除陞擢號令賞罰出於
行在隨駕之兵不在多選擇萬餘以備儀衛其餘兵
將分布江淮預設控阨既有以分軍食又有以相應
援行在官兵既省則用度易足進退簡便或往江浙
或臨淮甸必見父老省察風俗旌別淑慝搜揚人材
召集軍兵振耀威武使敵人知有預備而莫測巡幸
定居之所則恐未敢再謀窺伺然後別選能臣出使

關陝收六郡良家子募為効用倣諸路弓箭手足其闕額以至撥極田之稅如弓箭手法推之全陝諸郡因其民借復唐府兵之制待以歲月訓練精熟則西方之事庶有可為者且關中四塞之國周以龍興秦以虎視漢高祖所以卒能幷強定成帝業者以其先得關中之地是知古先帝王欲大有為於天下莫不在此今國未可幸陛下他日圖之

論守江利害　　張守

高宗紹興十二年御史中丞張守應詔論防秋利害

臣准本臺牒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防秋在近劄延

歸已措畫尚慮未盡令行在侍從職事官條具利害
實可施行上聞者臣伏覩朝廷措畫防江利害是
江南一岸事宜臣以謂江北先爲之防然後江南可
守何以言之江北諸州類經殘破無兵可用無粮可
食他日賊至官吏遁逃則賊據城市脩器械以爲後
與我對壘磨以歲月爲患實大臣故曰江北先爲之
防然後江南可守也然而江流綿遠而自荆南而至
平江北自漢陽而至通泰當國家傷殘之餘兵有所
不足力有所不逮而又高郵楚泗寇攘未靜誠亦難
矣今日之計當併力招捕淮南之寇一面措置防托

以為限隔且示朝廷不以江北之地置度外也夫江流雖遠古人以謂猶人之一身皆可受病而備禦風寒不過數處蓋亦先其所急後其所緩耳使賊出襄[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順流而來則南岸之兵及水軍戰船如今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可以禦之矣若由京東而來則當禦於楚泗若由京西而來則當禦於廬壽光濠以拒其衝次於蘄黃舒和以斷其渡此皆所急之地也仍各差兵將量給錢糧付兩路制置使同守倅監司參以民兵相地形之險易隨宜措置務要明遠斥堠預知敵情然後在我之計可行矣古之都江南者豈專沮大江之

險而能卻敵哉亦必有制勝之道而強弱衆寡況
論也符堅以百萬之師而窺晉室自謂投鞭於江足
斷其流可謂強矣晉令謝玄兵纔八萬乃絕淝水決
戰而勝之今使賊由京東西淮南爲南渡之計則當
效東晉之距符堅然後爲得也曹操入荊州得舩步
兵數十萬而下吳會水陸俱進可謂強矣吳遣周瑜
纔精兵三萬逆戰於赤壁而勝之今使賊由漢江荊
南上流爲南下之計則當效孫權之距曹操然後爲
得也若止區區自守江岈不爲進取之謀竊恐不爲
得策又況狄人長技惟是鞍馬彼捨鞍馬從舟楫已

非所利我以舟師禦之則以我所易攻彼所難擊於
上流誠爲至計若廬壽光楚泗蘄黃舒和不能防遏
或不幸而渡江則亦當急擊於中流使不得濟若其
及岸則勢力十倍矣昔魏文帝以十餘萬衆欲渡江
見波濤洶湧而嘆曰嗟乎固天所以隔南北也遂歸
則江亦未易渡也所可深慮者將驕卒惰望風畏怯
敵人未至曳兵而走則雖大江之險亦不足恃也今
必上自御營使下委制置使督厲將士三令五申上
下連接左右應援一有逃避不問大小衆寡必正軍
法然後此弊庶可去也且以前日諸處郡守或望風

棄城或開門投拜皆當正典刑也今雖至甚者不過貶官二等極止放罷竊恐他日賊至皆不復固守矣前日所遣將帥或不戰而遠返於中途或無功而徘徊於他路皆當正典刑也今既置而不問又從而超加爵秩極於尊崇竊恐他日遣將亦不復拒戰矣此在今日最爲可憂臣愚欲望陛下詔諸路帥守及防秋所遣將帥諭以前日逃遁失守逗遛無功之人蓋緣朝廷已前號令不明失於申警聊示寬恩以責後效自今以往復蹈前轍必誅無赦亦復三令而五申之庶使翫法廢職之人有所警懼防秋利害莫大於

此狂愚之言惟陛下裁擇

乞沿淮漢修築城壘　　李綱

高宗紹興間綱爲江西安撫制置大使乞沿淮漢爲修築城壘劄子

臣伏覩手詔車駕將秉茲春律駐蹕建康此誠至當甚盛之舉也臣昨奉詔書條具邊防利害嘗論駐蹕建康爲措置之宜所當先者然其說謂淮南有藩籬之固則建康可都宜命諸將移重兵於江北料理營田葺治城壘則藩籬可成今大將既已移屯矣營田既已施行矣楚泗既已修築城壘矣惟是沿淮如廬壽沿漢如襄郢等處尚未措畫臣願陛下降詔劉光

世岳飛乘士卒之勝以漸修築如韓世忠之於楚張俊之於盱眙楊沂中之於泗使名城堅壘絲亙相望以張國勢以讋敵心又令朝廷選通知古今臣僚按行淮漢瀕者古蹟要害控扼之地如濡須塢牛渚圻之類築壘屯兵益務自固使犬羊無伎爽之處羆虎有蓄銳之利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此今日之上策也夫守戰一道也能固守而後能進戰是守者進之基也譬如奕棊之家凡欲勝人先須自固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今陛下既已斷自淵衷不惑不疑奮揮建康以承天意矣伏望聖慈益修戰守之備以建中興之

功天下不勝幸甚臣以衰病見此閒散不勝臣子愛
君憂國之誠輒復自竭所昧以聞或有可採亦臣仰
報聖恩之萬一也干瀆天聽臣無任惶懼戰越之至

議練民兵守淮　辛棄疾

孝宗乾道六年辛[illegible]為險[illegible]藩兩
淮[illegible]議

臣聞事不前定不可以應猝兵不預謀不可以制勝
臣竊謂兩淮裂為三鎮形格勢禁足以待敵矣然守城
必以兵養兵必以民使萬人為兵立於城上閉門拒
守財用之所資給衣食之所辦具其下非有萬家不
能供也往時虜人南寇兩淮之民常望風奔走流離

道路無所歸宿饑凍困苦不兵而死者十之四五臣以謂兩淮民雖稀少分則不足聚則有餘若使每州爲城每城爲守則民分勢寡力有不給苟斂而聚之於三鎮則其民將不勝其多矣竊計兩淮戶口不減二十萬聚之使來法當半至猶不減十萬以十萬戶之民供十萬之兵全力以守三鎮雖善攻自非掃境而來焉能以歲月拔三鎮哉況三鎮之勢左提右挈横連縱出且戰且守以制其後臣以謂雖有兀朮之智逆亮之力亦將無如之何況其下者乎故臣願陛下分淮南爲三鎮預分郡縣戶口以隸之無事之

時使各居其土營治生業無異平日緩急之際令三鎮之將各撤所部州縣管拘本土民兵戶口赴本鎮保守老弱妻孥屯聚資糧聚之城內其丁壯則授以器甲令於本鎮對境要害處分排寨柵與虜騎互相出沒彼進吾退彼退吾進不與之戰務在奪其心而耗其氣俟大兵當乘其弊全力以伺其後有餘則戰不足則守虜雖勁亦不能為吾患矣且使兩淮之民倉卒之際不致流離奔竄徙轉死溝壑就斃而已也

乞於楚州清河口防虜申嚴戰船　　虞允文

孝宗朝翰林學士虞允文上

臣據陳敏申坐奉聖旨令密切措置淸河口防托戰守事臣有以仰見陛下得守江淮之襟要聖算無遺矣詳敏所申謂虜人舟船動以千百順流而下凡稍泊去處即是登岸之路我軍雖欲阻之形散勢分終莫可禦其說既當然以劉錡劉寶用十數萬之衆不能捍淸河謂莫若益兵五萬人守楚州或城池勿聚未辦又謂莫若益兵二萬人守盱眙分兵屯喻口鹽池興化眞浦四處此其意在守高郵而已所謂圖其易不圖其難不可不辨也虜累年以來打造戰船教

習水戰皆在山東拘收糧船多積芻粟亦在山東出山東而為兩淮之用者獨有清河口爾一出清河不獨順流而下皆是梢泊登岸去處如敘之說也使溯流而上沿楚泗濠州而至於安豐則淮西之虜亦可以足食逆亮南寇其糧山積於盱眙濠州皆從清河出隆興癸未甲申之間江東路運米亦從淮河而上沿楚泗濠州至安豐壽春給淮西官軍今若不於用力少處措置郎欲增兵五萬人而後守楚州增兵二萬人而後守高郵為計亦左矣假令朝廷有兵可增如敘所請而虜之來出清河者上而盱眙以給軍食

則天長一帶虜兵可以持久又自盱眙上至安豐則淮西之虜亦可以爲久屯之計是增兵以守是高郵名爲扞通泰維揚則可而非絕粮道使虜不得久之上策也趙李左車善知兵者也欲扼井陘之口以絕漢粮道使野無所掠鹵雖韓信不敢遽進兵臣愚謂左車之策今用之於清河口虜兵雖衆決不敢輕動動亦不敢深入可必也臣到鎮江見戚方說亦必欲守清河口臣到盱眙欲於河口之南因古羅城舊基築小堡藏車戰船以待用韓彥直欲沉船打攤必爭於虜人坂淤出船之初與戚方之說亦合又引周明

首尾不相應一有緩急何以爲援惟襄陽地接中原西通川峽東引吳越如行於弓弦之上地里省半而又前臨京畿密邇故都後負歸峽蔽障上流遣大帥率師以鎭之如置子於局心眞所謂欲近四旁莫如中央者也旣通僭僞巢穴賊有忌憚必不敢窺伺東南將來王師大舉收京東西及陝西五路又不敢出兵應援則是以一路之兵禁其四出因利乘便進取京師乃扼其喉拊其背制其死命之策也朝廷近拜岳飛爲荆襄招討使其計得矣然駐軍岳鄂未聞前進豈不以自兵火以來襄陽焚毁尤甚野無耕農市

也臣茲奉選命護客有行往來之間道由楚州切觀本州城壁勢極雄壯蓋楚州實爲揚州藩籬之衛也臣復詢之淮民與軍士等皆謂自淮而南其陸路至揚州則自盱眙由天長而來其水路則自清河口由楚州而來也然楚州尤爲要害者以敵人糧道必由於楚又楚在揚之前其來則楚爲之敵若以他路至揚州則楚又扼其後所以朝廷以楚爲重增城設塹不敢忽也今楚之人皆謂頃年朝廷常以武鋒一軍八千人屯駐於楚軍人家屬悉在焉誠足爲緩急死守之備自揚州增捌堡寨以一時建議者遂移武鋒

一軍盡屯堡寨今不過令鎮江都統司每歲更戍於楚僅五千人耳既無老小同行又每歲一替不爲久計總司復添支食錢幾二萬緡誠恐緩急之日更戍之士各念妻兒在他郡且非久屯更練者恐不能責之死守臣等欲望聖慈以楚城爲揚州腹背要害命樞廷臣度或不復武鋒一軍即乞令鎮江都統司撥五千人選擇將副各同老小就來年二月合更戍日寄與分屯久戍於楚庶不張皇其元來武鋒軍寨屋見今存在却須行修葺庶幾軍士老小同戍且爲久計其與無家屬而更戍者事體全然不同他日緩急

特以固守兼亦省總司每歲二萬餘緡之費誠非細務

論淮湖舟師　　李曾伯

理宗時曾伯爲淮東制置使奉詔言邊事

臣所準御筆指揮仰見陛下中餙三邊廣延群策將以圖回實政豫伐敵謀臣恭體神謨勉罄愚慮伏讀密札所載自兵備而下條目有七臣之所部所道十有四州所在皆當風寒戎馬一入無所限障凡有閑防備禦之具干條萬緒未易枚舉大要一城之兵當使可自爲一城之守臨急望援決是誤事其有戍卒

不及急當先則分布臣竊計諸州守帥仰承上命必
能殫智畢慮見之數奏矣臣竊謂沿淮城壁連年脩
浚粗周惟壽泗暨漣水在淮北雖葺理不廢而疎略
尚多沿淮糧食諸處運發無闕惟豐濠及壽遠在淮
西雖向後儲可支而所憂在難繼此二者未免尚歷
廟堂之聞乃若賊情所在則老罕諸酋卿呪於我者
已非一朝於此春秋更哨叢將以歲月敝我兩年以
前河南宿亳應永間賊猶棄弗守去歲以來廢壘城
矣開田耕矣而且積粟於境治舟於河此其姦謀必
有所圖而河北振貽泗濠梁報到賊中事宜今秋之

入又欲早於去歲臣已申之寄院矣彼之謀我若是其至我之待彼然則又其可忽乃舟楫之當戒險阻之當治臣熟觀巳事遠慮未然晝夜以思今日邊頭之事淮西湖西爲急傳采衆論壟壟然非不可聽然不要其利害之實甲可乙否徒費空言臣竊分别而言之臣竊見長淮諸隘如安豐之上則淠河口濠梁之上則渦河口招泗之上則五河口濉河口淮安之上則大小清河口皆是賊舟可以出淮之路往年下流有舟師之備而上流無隘口之防賊亦未嘗於舟不敢輕突近年以來安豐則防潁口濠梁則防渦五

二口淮安則防大小清河口如潼河等處盱泗亦往
防托規模布置似若嚴密非不欲遏截此虜使不得
渡然觀近年與賊應接止是壬寅之秋劉虎始以舟
師在五河口僅收一捷然不能遏虜舟之不出虜馬
之不渡也是年主將幾陷賊矣逮至去春賊之圍壽
由潁出舟豐壽兩郡差調謝天祐石閏等諸郡舟師
防遏隘口兵力不為不多賊船一出蕩不可禦去秋
五河措置趙文亮連月整葺堡圍備竭心力臨期益
以劉虎湯孝信舟師何裔兵與賊相持累日非能
遏賊兵張濟呂文德雖以捷告然僅收之桑榆耳至

於今春以文德文亮聚重兵於此堡南北之銳在馬
轉戰幾晝夜賊勢四集團堡亦遂弗支若非文德見
幾急急收斂入濠固守豈不中賊毒手即是敗衂反
復以觀前項諸隘今殆未知備禦之策盡所師卡戎
長技賊乃習而用之由諸隘出淮皆順流建瓴之勢
而此賊又於南北兩岸夾以馬步翼以砲弩每每我
以一面而受敵三面之鋒而又衆寡相絕勢所難禦
非我師之不盡用命也今來秋防在即方欲行責諸
將措置堡團則觀諸已然之事深恐緩急徒損威力
無補關防置而弗備則賊舟上下往來蕩無限禁長

淮千里與我共之我之咽喉脉絡為彼所斷諸州糧援豈不可憂今只得思變通之策姑捨諸隘之備而於沿淮諸州擇要害去處各置舟師大屯依城擺泊臨流控扼以虎視諸隘往來隨宜防托自正河而上舟用輕捷船溯而下則用巨艦使賊有所顧忌縱或使犯我得以臨機制之猶有取勝之道此淮西舟師之當戒者也至若淮東射陽一湖地跨三州自上口以至廟灣上下三百餘里所謂湖者初無澎湃瀰漫之勢秋冬之間不過一衣帶水投鞭可涉徃時山東紅襖之兵皆能習知湖澳地理賊之舊涎若食井一

朝夕連年出沒湖西雖掠抄之患猶淺而賊之來路已熟血入於牙殆浸淫未已兩淮自十餘年來生齒蕩析半成荆榛根本之地得此湖在良田沃壤稻粱所生民食兵儲歲所取辦其中資貨人畜[illegible][illegible]實繁中間所謂水鄉可恃不過如德勝湖恃支湖一二水面稍潤胡馬難侵其餘雖名湖濼非有巨浸介於淮岸又皆平川我之能往賊亦可到果何恃而不恐臣往在京湖嘗聞復州諸湖非不恃水卒亦不能禦此寇之入繼在淮西親見和州麻湖乃丙戌間居人避虜之地亦爲賊以計取卒用其衆轉而他攻此皆往

事之鑿臣嘗慮及此事將來爲淮東之患者必自射湖始壬寅之秋賊分兩路侵犯一從平河過湖西一從泰州沿海滿而入是年湖中全無兵備其不至滋蔓者幸也次年臣嘗委官白事廟堂乞令預招湖兵五千置一總管駐之興化專令爲湖中之備此策非售徒能言耳後來朝廷命高郵守臣節制諸湖不過行團結之政分委水寨頭目各相保聚自爲防托寇至則淮郵泰揚各調少舟師以防遏之然亦僅可分布控扼使此賊不敢經涉慮吾之襲其後耳若曰可以遏此賊之不渡未敢以爲然也而况湖中舟備如

自平河過湖西一路則猶或可遏萬一賊用故智復由海溝幹腹透漏則我之舟楫反在賊背豈可不慮近自賊退後訪之各郡守將及士夫父老有謂閘結恐誤民不若聽其遷避者有謂守射湖不若守運河者有謂宜復寶應舊壘者有謂宜築堡於平河黃浦者詳玩數說見各不同深思其宜各有得失若曰盡令遷避則一湖數十萬之生靈何地容之若曰欲守運河則自維揚至淮安三百餘里除水濼隔絕外其可入湖者不止一路又安得有此一項兵力以分守此河若曰再復寶應則又添此一城之守踞坐寶應

亦不能遏此賊之不過若曰築平河黃浦責之高郵淮安則高城大池猶懼賊犯臨河小堡何以抵當臣憂心如灼實未得其長策近見委官再往郝淮兩郡詢之守將臣意欲得團結遷避兩說並行水鄉之深濶可恃賊所不可到者從其團結以避外其他令淮安泰州高郵各從其境預行告報委責頭目遇到秋防寇至入城遷避惟有此策尚或可行此外宜應及湖濵亦量用舟師往來耀敵以防賊由平河入之路泰州堡城一帶亦用官民船張耀以防賊由海溝入之路然亦止可以爲賊勢小入之備儻其大至則地

勞綿亘之廣兵力散布之難可不深憂此湖南險阻之當治者也凡此二者切於目前臣憂此熟矣今雖待罪將去敢不力疾以聞伏望聖慈速下有司更加商確如臣言可採早乞處分行下秋風不遠願將淮襄江淮相爲表裏藩籬堅密門戶自安惟陛下永圖之

貼黄臣有少管見言之若涉於臣之利害然實切於國之利害淮西安撫使王鑑與淮西招撫使呂文德近來名位相埒意嚮不同其守廬守滁事績自不待辯然臣觀鑑則不樂制司之居其上文德則不甘鑑之居其傍同冊遇風豈宜自爲胡越臣得近日

左相緘示廟堂條具奏請亦已明知維揚兼制淮西地遠勢均運棹不行而招司自謂贅負常懷觖望非更張不可是說也已在神謨廟筭中矣此聲已出恐難置之不問兼臣今日據文德所申既欲辭新除之命且欲免招司之權明有贅負觖望之言所遣佐書其言頗激若只仍此局面決貽顧憂他時設有疎失無謂臣不具奏臣雖將罷去敢不盡言以臣愚慮莫若罷淮西制置司或併歸王鑑權管郡分呂文德過淮東畀以沿流一大郡分淮東安撫一司以畀之仍畀兼節制沿淮諸州策應軍馬如揚州則只以淮東

[illegible]置使兼知廣[illegible]東西兩道得兩大將臨其前各[illegible]責任無相推托如淮南湖南俱有可恃攤將御官無易此策伏乞睿斷

論襄陽形勝　　　宋　李綱

高宗紹興八年綱論襄陽形勝狀曰

臣竊以當今天下形勝在[illegible]而西方地勢正猶棊局今車駕駐蹕於吳[illegible]於東南闕也宜撫處置司聚兵於川陝是置[illegible]北闕也湖湘屯重兵以控制是置子於西南闕也又越山湖湘以趨川陝如行幽尺之上相去萬有餘里號令未易達

首尾不相應一有緩急何以為援惟襄陽地接中原西通川峽東引吳越如行於弓弦之上地里省半而又前蔽京畿密邇故都後負歸峽蔽障上流遣大帥舉師以鎮之如置子於局心真所謂欲近四旁莫如中大江也流通僭偽巢穴賊有忌憚必不敢窺何東然後發王師大舉收京東西及陝西五路又不敢出兵隱援兵先以一路之兵禁其四出因利乘便進取京師乃扼其咽拊其背制其死命之策也朝廷近拜岳飛為荊襄招討使其計得矣然駐軍岳鄂未聞前進豈不以曾兵火以來襄陽焚毀尤甚野無耕農市

無販商城郭墟聚廢邑屋蕩盡而糧餉難於運漕故耶
臣觀自古有意於爲國家立功名之人如劉琨祖逖
之徒未嘗不據形勝廣招納披荊榛立官府履艱險
攻苦淡積日累月葺理家計然後能成功者若欲坐
待其事成必無此理願詔岳飛先遣將佐軍馬及募
府官徑趨襄陽隨宜料理脩城壁建邑屋招納西北
之民措置營田勸誘商賈之伍懋遷貨賄稍稍就緒
然後徙大兵以居之旁近諸郡如金房隨郢見屬我
者可以撫綏如陳蔡許潁見從賊者可以攻取不過
年歲間必有顯效如謂屯兵聚糧進濟爲難則漢江

出襄陽城下通於沔鄂漕運之利未有如此之便者當以兵護糧船使賊不得抄掠則吾事濟矣今日天下形勝臣愚以謂無出襄陽之右者伏望聖慈特加睿察早降指揮無使緩不及事天下幸甚

論荆襄上流爲東南重地　辛棄疾

孝宗時辛棄疾上

臣竊觀自古南北之分北兵南下由兩淮而絕江不敗則死由上流而下江其事必成故荆襄上流爲東南重地必然之勢也雖然荆襄合而爲一則上流重荆襄分而爲二則上流輕上流輕重南北之所以爲

成敗也六朝之時資實居揚州兵甲居上流由襄陽以南江州以西水陸交錯壤地千里屬之荆州皆上流也故形勢不分而兵力全不事夷狄而國勢安其後荆襄分而梁以亡是不可不知也今日上流之備亦甚固矣臣獨以爲緩急之際猶泛泛然未有任陛下之責者臣試言之假設虜以萬騎由襄陽南下衝突上流吾軍倉卒不支陛下將責之誰耶責襄陽軍帥則曰虜以萬騎衝突臣以步兵七千當之襄陽戍兵入隊可戰之人猶未滿此數大軍在鄂聲援不及臣欲力戰衆寡不敵是非臣之罪也責鄂諸軍則曰

臣朝聞警夕就道卷甲而趨之日且百里未至而襄陽不支矣是非臣之罪也責襄陽守臣則曰臣守臣也知守城而已軍則有帥戰而不支虜騎衝突是非臣之罪也責荆南守臣則曰荆與襄兩路道里相去甚遠襄陽之不支虜騎衝突是非臣之罪也彼人人皆以是辭來朝廷固無辭以罪之也然則上流之重果誰任其責乎陛下胡不自江以北取襄陽諸郡合荆南爲一路置一大帥以居之使壤地相接形勢不分首尾相應專任荆襄之責自江以南取辰沅靖澧常德合鄂州爲一路置一大帥以居之使上屬江陵

下連江州樓艦相望東西聯亘可前可後專任鄂渚之責屬任既專守備自固緩急之際彼且無辭以逃責如此上流之勢因不重哉外不失兩路之名內可以爲上流之重陛下何憚而不爲雖然臣聞之天下之勢有離合合必離離必合一離一合豈亦天地消息之運乎周之離也周不能合秦爲驅除漢故合之漢之離也漢不能合魏爲驅除晉故合之晉之離也晉不能合隋爲驅除唐故合之唐之離也唐不能合五季爲驅除吾宋合之然則已離者不必合豈非盛衰相乘萬物必然之理乎厥今夷狄物夥地大德不足

力有餘過盛必衰一失其御必將豪傑並起四分五裂然後有英雄者出鞭笞天下號令海內為之驅除當此之時豈非天下方離方合之際乎以古準今盛衰相乘物理變化聖人處之豈非慄慄危懼不敢自暇之時乎故臣敢以私憂過計之切願陛下安居慮危任賢使能脩車馬備器械使國家屹然有金湯萬里之固天下幸甚社稷幸甚

論荊襄四事　李曾伯

理宗時曾伯荊閫回奏四事箚子

竊猥以庸謬本無他長遭逢聖時叨被煩使戍淮閫

委曲荷保全入嶺無何曾蔑補效自天申命恩遇上
流任重恩隆犬馬難報恪共職次亦已兩年事雖多
端未易縷數竊伏恭念乃者去年春三月奎畫誕頒
授圖規其條有四曰推廣屯田勸督耕種可以代和
糴建置榷場南北互市可以省科降脩復城池可以
壯藩屏撫輯流徙可以固人心大哉聖謨此真守邊
之良策當世之急務也臣不武何足以上副除委然
自服膺訓飭願竭涓埃朝斯夕斯念此至熟今者既
臨疆埸親訪軍民聿昭聖主萬里之明可無愚臣一
得之獻臣謹不避天威爲陛下條陳之臣竊見京湖

自江北諸城徃催秋難閑田曠土彌望荆榛皆二十年前禾麥膏壤也然而不患無可闢之地所患無可耕之人在我固無出因田之謀在敵則當防因糧之患此運政制臣所以艱於經畫未易廣於開拓也本臣所管江南江北屯田人謂孟珙嘗云尚餘九百萬畝以臣思料珙亦誇言儻計夫而授田以何人而充募稽其舊籍汗漫難考珙存日歲耕今已莫得其實但聞其末年歲上朝廷物斛不過二十餘萬石實似道以盛年精力極意經理田萊加闢穡人成功視珙時固已推廣倍半矣然歲租之上僅能及三十餘萬

石計諸頭畝所收固不止此此然軍民雜耕官吏程督
牛種器具歲時賑貸工本於此乎仰而又司存生券
貼支無藝頭目添給月廩浩繁南北之應酬緩急之
預備舉是數者皆取給焉譬諸常產之家仰爲卒歲
之計似道非不欲具以成數來上蓋以此也臣今驅
馳入境已是六月初旬勸督耕種已非其時方幸諸
屯將遂一稔積雨成潦江湖泛溢田禾類傷於巨浸
歲事已乏之於全功而況本司今春優恤佃戶又以每
畝減租二分有差今年所收其視似道連年之數失
是不及遠矣若曰欲以收數而代和糴則恐其間秋

收雜料豈足以充軍餉歲科經費必至於誤邦儲糴時一失糴價倍踊將徒咎無及也昔羊祜屯田襄陽始至軍無百日之粮季年乃有十年之積此亦須遲之歲月功效乃見固未可責之旦暮也臣愚欲望陛下念邊寄之匪輕期用功之經久堅持定畫委任責成容臣自今以往廣招農佃墾闢荒閑親率勸課思廣積貯他時稍增塞下之耕或可少寬漕中之糴此[illegible]廣屯田之說也臣竊惟南北互市所以貿遷有無通[illegible]貨徃年與金爲隣沿邊置場之利公私共之近歲[illegible]國交兵嚴貿易之禁始於邊州守將慱

易馬足繼之藥物錢貨私相交關臣在淮時已親其
事然其交猶有場其來猶有限未至如近日淮邊之
皆可自爲也財計所入固宜歸之公家豈邊臣可私
但臣竊觀京湖之互市與淮間之互市異蓋淮去北
境止隔一河北客率是齎巳貨越吾土以求鬻於我
京湖則置場所在此襄彼樊惟此一處可通自江陵
齎貨而往何啻千里載以舟楫衛以軍兵泝流而上
危費月日所歷無異生界以此淮之互市不拘冬夏
之候荆之互市惟在夏潦之時秋水一枯舟不敢踰
郢矣昨自孟珙至賈似道任內每夏僅止一兩次貿

易似道視珙時固巳有加然開之舊歲不過得銅錢數萬餘則如當歸甘草雜藥之類皆滯貨也計其息若羸羨之可數視其本或變轉之尚難所得幾何厥費尤甚司存徒以置場則可以覘虜情可以得韃馬可以通襄陽一綫之脉志不專在利也邊臣能爲公計茍籍此有餘積亦猶國之外府然若曰目前欲措擬以省科降則恐藥物之類便未得錢取券等需何所取辦此場必至於廢而不敢爲矣又况北方頭目大抵多貪可以利誘昔良平以金啗秦楚之將高祖聽其用而未嘗計卒能成大功其可不畧假之乎臣

愚欲望陛下寛邊臣以責大體通北貨以疑敵情與時關討之可支斯亦國費之自省臣聞目今樊城略有北客正欲遣舟辦貨而往初爲交易宜示優容若欲定其成規當俟嗣歲此建置互市之說也至於脩復城池則臣竊惟方城漢水自昔用武之國向也壁壘相望蔽護風寒今惟南郡一城巋然江北與大下而漢陽耳漢陽距鄂一葦虜不易窺如南郡城池則近歲賈似道一新規模從事畚築亦既浚淺而培薄轉瑕而爲堅矣此外諸城多在寓治鑿斯築斯固未有及是者臣伏讀脩復之訓屢談宏遠蠡管莫窺棟

然未知所措竊計陛下披輿地圖指示郡國不忍墮
沉之視將復金甌之全聖意蓋有爲而發也臣自抵
戍所訪諸故老諸校皆謂虜自十數年來沿邊無可
運食稍遠區脫人非城是山河不殊曩時擊柝之地
往往嘷狐貍而長荊棘矣有志之士豈不感歎況以
廟訓之丁寧如此臣子之責任當然諸酋之骨肉方
乘中國之機會難得陛下念慮及此眞宗社之福也
然前此閫臣志在王室亦皆有經畧之意或者養威
伺釁未見可爲度力揆時將有所待歷年雖久抑亦
教訓生聚根本之未立陛下不以臣無狀令欲付之

以此捐軀効力固不敢辭但今兩路城之未復者曰
襄郢隨棗安信鄀復武當荊門凡十郡舊元無城未
暇一一枚舉而襄陽天下之脊國之西門古郢荊岑
通襄脉絡將大爲經理之計抑姑爲徐進之規私慮
我必守者彼所必爭其進銳者其退必速昔趙普論
幽燕之伐曰以輸取以輸守以至於兆可爲代規圖
天下大事反復深慮如此猶恐成敗利鈍不可以逆
睹不然則徒爲褚裒殷浩秪貽笑方冊也今將爲脩
復某城計則當度有司量功日兵用幾人從何而調
不可盡撤見屯兵力當防其乘虛糧支某歲從何而

取須是另外辦此一項粮食不妨常券器械從何而辦財用從何而給城未成而敵已至則將何而應凡是軍實所需物物預圖事事經慮一毫不可以欠闕當如孫叔敖城沂之舉使封人先慮而授之庶可不愆於素無虛役而有成績更惟聖慈與大臣熟圖而指授之至於撫輯流徙則臣竊惟兩淮頻年受兵而民之避冦江南者猶頗衆京湖連歲稍暇而民之復業江北者已漸多且聞去歲以及今春邊民之携老幼驅牛畜歸返其舊土者鱗鱗不絕於道遠而隨棗襄光之郊亦有人矣其尚寓近郊者則又公家給之

各種處之耕佃聽其酤販弛其色役其視往時哀惱
嗷嗷大不侔矣此固衆人視之以爲喜有識思之猶
以爲憂也蓋由近日以來邊人相傳虜酋不入將謂
疆場自此無事泰然散居郊野不復隄防深恐猝墮
非仁贊爲擊必匿慢藏啓侮將厚盜資臣夙夜思之方
此中諭諸郡俾相告戒類爲保伍無事則耕以自給
有急則收之入保所行雖若遲鈍不可人意實切於
爲邦本計也伏讀撫輯之訓敢不益加勞徠安集以
稱明天子德意然臣仰窺聖慮俾固人心意者爲番
漢之撫摩不專爲吾民之流徙與言及此臣罪不勝

所恃明主可為忠言愚臣豈敢有隱盡自孟珙招納太廣不爲居重馭輕之思似道恩結雖優浸成外彊中乾之勢今則諸屯典旅多是其徒有持阿授柄之憂南岸列營撫如驕子有積薪厝火之慮幸而不發苟以無虞饑食安居果將焉用臣觀京湖之所處者共視東淮不及遠矣臣今雖恭奉宸旨撫輯兩守銘[illegible]心待以南北之一家俾無爾汝之形迹然以前[illegible]覺常懷猶恐拂之所謂詐狙作使未易御者臣[illegible]去年虜降胡於近塞與時劉石輩多[illegible]此[illegible]奉天[illegible]王猛之言亦受鮮卑之患若可[illegible]此

遵養成要非一歲於此往者則幾藉以存繼者則惟幸其弭若不及今商確預作圖惟如療病於未病而使醫如治水勿與水而爭勢涵洪優裕勿露機括恩所以處之之地用之之方陰消而潛革之臣恐其時不能不勤宵旰之憂也光武推赤心置人腹裴度待蔡人即吾人明良一堂恩深義結固無是慮臣之此言似過然亦出於拳拳嫠緯之心爾伏望聖慈留與大臣而圖全之以上四事皆恭因聖明之訓用敷進狂瞽之言嬰瀆霆威謹跼蹐以俟鈇鉞此外猶有祈控於陛下者臣自頻年災患百念彫零思慮不及於

前特材力豈堪於重任封疆盡瘁所不敢辭餽餉攸司實難共二蓋人品智愚之既異而物理盈縮之相因人知爲關貫隘之賴以相通臣則懼總計支吾久將不逮陛下且謂山川如故歲入頓虧其可以有立乎譬如中年之人氣血豈能與盛年比病瘥方興而醫者謂其充盈取而朘削之使盛年處此亦不可同前日語況衰弱者乎強曰藉榮以養衛正恐不日榮衛之俱虛也臣愚欲望聖慈早賜別選計臣俾臣專意兵事若或委令兼任亦須少存舊規使得永有一心展布四體誓當九殞以報乾坤之大德乃若肖濾

所蘊筆舌難窮併乞睿照

論唐鄧不可棄　　虞允文

孝宗隆興元年顯謨閣直學士虞允文論唐鄧必不可棄奏

臣至孤遠叨被二聖非常之知始終異等之眷日夜念所以報神明寔臨之今者唐鄧二州名爲空城其實繫上游之存亡甚重臣不敢言其形勢之扞蔽地里之廣袤戶口之蕃庶與異時進復中原之塗轍獨有一事利害至切不敢不奏稟臣去秋抵漢上防托之兵雖薄所以不至於憂危謂必可寛北顧者爲在潁昌襄郟爲家計去襄陽爲遠使其引兵深入則糧

道回遠必以人力車乘而運勢不容久留也若棄唐鄧而虜人以唐鄧爲家計去襄陽爲近聚兵積糧一旦進發可半日抵城下其糧道自唐州之泌河順流而下直抵漢江可以與官軍久相持而漢江之險我且與虜共之矣漢江在春冬之月可以踏淺徑度之處凡三十有二臣嘗親行漢江比乘五月漲水其襄郢間坐舟尚有着淺不能行處郢州又在江之北見有積糧十餘萬石虜若於此分兵駐守則官軍隔越於外矣其有德順往年之憂况京湖饟道遂絕秦蜀馬[illegible]邊又虜兵東可以入隨西可以窺荆南其勢橫

潰我之兵力有不能支矣此皆兩路士大夫軍民之所共憂而臣一、一親歷其地知其事之果不可不慮也臣非不知陛下許臣棄此二郡則臣之責輕又且不知臣棄此二郡與將宰合可以保位而希進臣不此之爲而區區然必進其自危之說者後日之憂緊宗廟社稷至大臣今於此事若尚畏避將寧緘默不言則臣負陛下而祖宗在天之靈必不祐臣矣臣前後論奏莫不委曲詳盡伏願陛下審思而行之臣見亦一兩遣官屬詣朝廷仔細稟議次重念臣病已沈痼決不能支梧嘗於今春奏云或棄地請和臣即挂衣

冠而去不敢先負陛下臣今敢墜此言哉扶力亂書

姑以見臣垂死不敢忘君之義惟陛下哀矜深察之

論唐鄧間道　　蔡戡

宋孝宗時上

臣恭惟陛下一視同仁兼愛南北外脩和好以待可乘之機內固吾圉以為不虞之備故禦守之策尤關聖慮且如分江陵之戍葺襄陽之城凡所以備敵者纖悉具備仰見聖謨雄畧折衝萬里之外然臣猶有愚見敢為陛下言之夫朝廷之所以城守襄陽者豈特為襄陽計蓋欲以捍荆鄂而保吳蜀也今襄陽環

堅城戍以重兵築城以爲阻漢水以爲限自可
枝其如自唐至郢自鄧至荆皆有間道相去不下六
百里騎兵馳疾三日可到緩急之際不惟彼此戍兵
應援不及亦恐牵制欲進不能郢有城不固荆無城
可守豈不殆哉臣愚欲乞東倚蔡陽古城西倚光化
舊城各戍兵千人以扼唐鄧要路或只於棗陽設城
戍兵千人亦足以守禦仍乞分委荆鄂都統司任誡
脩築荆鄂城壁以漸爲之期以數年之後一如襄陽
之制既有城可恃有兵可守庶免虜人窺伺之患陛
下可以寬西顧之憂矣伏望聖慈特賜詳酌密切行

下京西安撫荆鄂都統司公共相度利害保明開奏

論優假李允文守鄂　　章誼

宋高宗時上

臣聞唐德宗奉天兩稅度支使包吉寓楊州儲財

賦八百萬緡將輸京師而淮南節度使陳少游悉留

取之度支使聞表以聞時禍難紛結帝未能制乃曰

少游國功臣取度支財防他盜取庸何傷遠近咸稱

帝得其機少游聞之果不自安即羞懼上表請償由

是觀之多難之世事有守正而危從權而安者矣臣

竊見宣撫處置使司屬官李允文挾降將張用之兵

撫江湖兩路之境輒用便宜擅更守寀虛張戰功濫
冒官賞罪狀明白朝廷既得其情俾之歸司恩貸厚
矣允文徘徊鄂渚尚以張用不肯放行爲解近者張
用騰表有願聽節制之言勝膺奏陳有耆老借留之
請高衛懼其豪暴難制至今不敢之官如此則鄂州
但留假守未有帥臣又復馬進之兵相望咫尺蘄黃
之盜止隔一水若朝廷堅執前降指揮深恐人情別
生向背設使別授守臣又須遷延日月內不足以安
張用反側之心外無以杜盜賊覷伺之意此正安危
之幾所宜審訂之日也昔漢祖悟淮陰假王之請驟

足行封卒定帝業臣觀今日禍難締結不減於有唐而陛下恢弘大度同符於漢祖投機之會豈不以少游淮陰爲念哉伏望少留聖慮更與宰執商度容此小醜俯徇鄂州士庶所請徐爲後圖不勝大乍

上禦備廣右五事　　李曾伯

理宗時湖南安撫大使兼知潭州兼節制廣南李曾伯上禦邊五事

臣一介踈庸誤蒙聖恩拔栻畀以閫寄肩昧領事條又閱月於此竊伏念職守所在任一道之寄則當思一道之憂邊防所關得一日之暇則當爲一日之備臣所部廣右遠在天南地雖介於蠻徭民不知於兵

十數年以來始轉運米般運幹腹之計足於中心
合疏前後凡幾其為邊慮豈能數述第以臣代之一布
邊急守邊之上雖近諸之未有所傳以前開而可考
其故條之管見敢以條陳謹開具如後 一邊防所急
開設為先本路與淮南不同蓋由為徼繳所首緊頓
不一語言不通一介欲前寸步有礙舊之所增顧以
為能厥疳數年以來陛下留宜措備邊不□□州
嘗遣周超往羅殿時良臣潘住往自杞守□□哭
世興等由特磨道其去大理路程尚賒而汲偷□以
西又任過邈其所刺探或傳賊犯烏滕國或攻赤□

但得之諸蠻所傳韃之進退實不得而知迪中
有淳祐五年因遣屬官謝圖南出邊得於播馬
官所報始知大理告急自杷有破三城殺三節度之
事近者謝濟自大理回經涉兩年又得一信始知韃
于前是凡五次之戰公子和之死此外俱無聞焉以此
矣荷臣入來問探韃實非易事今臣到任不敢以此
旁守邊無邊守臣及諳歷南事之人多分開備申
嘗番蠻夷相結蠻路曉蠻語之人令其結約諳蠻深
入邊探以信動息端的但係之衆論皆謂虜若由沱
黎以西之諸羌透過南詔則獨關當先知虜若自思

撫一帶之諸蠻透涌沅靖則荆湖當先知其與本司
欲自邕宜以探大理自融州以探思撫其去轄境地
里委相遼絕欲望睿慈劄下荆蜀兩湖應有際刋轄
賊動息以時關牒本司庶幾本司得以隨機應接撫
力備禦一轄廣諜人之國多出湖道猶蜀相去遐遠
道路可通實在我者之所當備其數年以前諸處探
報不戢一一從考但觀淳祐五年以來節次備錄所
報或傳諜入思播以窺沅靖或聞取道蕃部徑趨湖
紹或謂吐蕃已得轄賊旗號爲鄉道入廣此等之報
不一而足賊之姦謀委是不淺及至近歲事勢難若

少寬然丁未冬所傳韃賊南鬧迤為番蠻所沮至戊中冬復傳韃賊向吐蕃境內相近南詔以此觀之則是虜之進退遲在諸蠻之外正自叵測本司連月以來未見續報意者去冬沈黎奏巖州之捷虜既北遁遂借路彼由是諸蠻據險以自防若使韃兵無隙之可入則虜中類以無事豈不甚幸第內鬧蜀中去年一報謂虜若行吐蕃界中初不經四川地分且舉甲辰直至大理之九和鎮丁未則捨九和熟路而取青羌丁未失利於西蕃諸蕃又安知不捨諸蕃之熟路而繞出邕宜臣以此推之則戊申既失利於巖州

又安知不捨巖州之熟路而取他道有如蜀帥久在
西邊識戎情於萬里外其為慮右深慮如此大豈可
玩臣近得邕守王雄畫到地圖及以謝濟行程互相
參考大槩廣自邕州入大理界凡四十程又二十程
至其國劉自沈黎至大理之姚府二十八程又五程
至其國以地理計之則是自黎雅諸[illegible]北內爪趨廣
界始無一百程之隔必南詔之藩籬常[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仁之
門戶無虞一鋒稍跌無厭將及本司遣間[illegible][illegible]豈容
坐視臣妄謂大理諸臣知慕中國雖謝濟之已去有
待磨之可通向後西邊若無警報本司固不敢外交

萬一虜再窺南則恐大理之信未可與絕向來謝濟之徃前帥遣之實奉朝命今臣若不預行申請臨期豈敢自專伏望聖慈付有司行下以憑遵守一兩考本司自傳聞幹腹之計講明備邊之宜其遠者不暇考姑舉淳祐甲辰以來五六年間朝廷之所施行可存之所經畫大槩以廣右之兵備單弱邕宜融三郡兵屯不滿千經司靜江所管亦不過二千人以上於是有增招新軍之請以廣右之糧餉賦之故有過盤非漕計所能支吾於是有科降和糴之請以廣右之城池卑淺覆之以屋尚不可禦雨豈能禦寇於是宜

邑二州有修築城池之役此三者為備邊之要此外則輯約溪峒團結民丁備器械練士卒前後撫摩經司條陳規畫委曲詳盡蓋已屢申於公朝矣臣竊謂委寄此來要亦不過遵前人之已行盡思力之所至事事而備且日以思以期保[illegible]以贖在事分僅可隨宜而措畫豈敢過有[illegible]所望其無姑置惟以兵力太弱不能自強[illegible]防亦欲為諸蠻控制之計蓋馭蠻必[illegible]於[illegible]用蠻本不可以折衝城池雖脩非兵莫守器械雖備非兵莫持如溪峒民丁之類非有兵不足以制其命此理

非力見也今一路二十五郡扼諸蠻備海道制盜賊於溪峒皆仰本司二千餘人調用之中常苟安無事則可或小有寇擾則可若遇稍稍猖獗則亡具甚矣何況運掉臨期請師於朝如近歲乞備九江之兵乞調五羊之戍秖付之文移報應而已必無救於事也本司近請招安邊軍三千人迫於錢糧僅招及八百止今三百人屯邕宜融五百人屯靜江若蒙朝廷更令增招一二千人併與科舉一項錢米以給券食庶幾廣右聲勢稍壯可以消弭外寇一廣右之藩籬在邕邕之藩籬又在兩江習南方形勢者素有此論蓋

以右江通大理來路左江與安南接境兩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關險隘不一先朝彊以周索賴此以控制之故[illegible][illegible]
之邕州圖經兩江如横山永平等處皆是嚴[illegible][illegible]備
開祖宗盛時朝旨措置城築見得以其地爲重如此
至於諸峒丁壯則先朝團結[illegible]總建炎初年所行抄
點結成保隊兩江總計二百八十一指揮共計一十
九萬餘人比之熙豐舊數爲將兵時覺之廣闊丁民
之蕃庶又於此可見所置提舉[illegible][illegible]使四員分隸
兩江左江則永平太平兩寨各一員右江則横山寨
有東西二員平居則與之平[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有寇則調

兵於諸洞協力以合戰其次知寨以下官屬共不啻十餘員中間至差文臣朝請郎爲之數且請給並依提舉市舶官條例其官名之重又在此臣竊謂祖宗承平時其爲區區嶺表一隅措置若是周密無非[illegible]計況止備蠻非備韃也近年以來上下狃於[illegible]以陵夷諸寨兵戍既廢舊屯提舉四員[illegible]蓋有以身而犯難未嘗有功而且知既無[illegible]縣其終滿難於得代遂致無人願注員闕[illegible]交人損失大體取輕納侮習久成風以此[illegible]之役[illegible]往見於交人橫山之奪即復見於溪峒

徵納税米及錢以供提舉官請俸今皆支[illegible]有之向也首領至寨庭參今率出抗禮其狎人[illegible]慢罵矣報恩亦成規百年羈縻以相安比成[illegible]之若此積輕之勢有自來矣嘉平年間經湖南司商議漕司歲撥鹽四百籮以支兩江半年條俸亦嘗有意經理近歲守臣謝子彊王雄條具邊防事宜申明經司湖南憲宋慈條畫團結峒丁守禦申[illegible]行府與夫本司前帥皆嘗講畫欲得措置條例因已[illegible]度一飛若夼左江提舉矣今兩江仍前未有正官當[illegible]制未免仍習前態南邊一層藩籬何止一二千里[illegible]自

毀撤罷弗葺理深爲惜之以臣愚見今欲復四提舉官未易有此事力盍若且復其二左江則駐永寧右江則駐橫山蓋此二處人皆知爲今日控扼之地防備幹腹之要地略倣祖宗之制稍重提舉之權許令經司踏逐武臣優其資格假以添差本路兵馬副都監以居其官其餘諸寨皆分聽兩提舉總轄許及二年不候替離任照例推行到任任滿酬賞任滿與本路州壘差遣亦循瓊州將領任滿就除海外軍壘之例併從經漕司措置任責以多寡分認各官俸給經司儻無此力請之於朝且未得催索諸州苗稅除見

管兵外經司各假以戍兵數十人隨往各處俾令行之以漸徐就經理未可爲之太驟以啓猜疑如是而得人任之加以數年蠻心稍知漸復舊觀必能隱然爲吾國保障但患行之不力耳經司去邕十八程自邕至兩江又復數程此則全在邕守之任且責有扶持無沮撓臂指相應痛痒相關顧何事之不濟哉否則亦徒言耳欲望朝廷裁酌如其說可行且乞下邕州守臣條畫始末取朝廷指揮施行此乃南中備邊第一事消尾大之慮釋齒寒之憂莫切於此一言備邊於廣右者數年以來講明條畫一則曰輯約溪峒

二曰團結民丁監司帥守之建明樞密行府之經畫與夫游談奏議率以此爲先務今臣檢照前牘所謂輯約溪峒則類是損濡沫之禮物給借補之資帖取名作帳狀曰已令措置關險糾集保守其實相與羈縻而已稍有實作區畫卽生猜疑如融之大步嶺宜之隴棚寨屋屢立蠻傜卽焚前帥董槐侍郎固嘗見於申請亦以惹事端爲慮今官司輯約使之不爲我梗諭令自保鄉井姑爲籬落則可未可恃之固吾圉也所謂團結民丁則沿邊民丁之在省地者有限居溪峒者爲多先儒所謂養兵數百而獲十萬民兵之

用皆峒丁也往時邊州綱紀修明號令信服乃得以驅理之雖其說如此蓋亦未嘗用之也況今時異而事不同乎前帥蔡節侍郎嘗申陳民兵則害亦惹邊民鄰境易致疑愕論述甚詳今官司阿結其間散在徭峒號召之既難使之自備器械資糧之費易必盡得其首領之心然後可賴其丁壯之力此始用之以州聲勢則可亦未可全恃之為吾用也臣非材被命此來所部尺籍既虛於此二者亟討論措置乃職分所當先豈敢不加之意近略檢照邕宜融三州二三年間案牘之所載溪峒之在邕州則樞密行府嘗差

邕倅黃夢應者團結右江唐興歸樂等州二十八隘又新置古細首領韋賢能等一十九隘宜州則守臣曹𫗨亦嘗結約天池蘭那等州峒首領羅光具等十二處融州則差曾有開結約所部諸款以路萬里爲諸款首或遺以銀牌鹽錦或假以資帖名目或與之結立盟誓諭以無事則守險隘有警則協力勦逐此近年溪峒之見於已行者也民丁之在邕州則已具之前項左右江之所陳不暇遠攷近在淳祐八年經司嘗行下團結兩江諸州峒丁壯右江則黃夢應具到名帳共計一萬九百六十二人左江則廖一飛

具到名帳共計二萬二千六百人其本州民丁在外
如宜融兩州則淳祐五年亦有團結舊籍在官州則
有土丁民丁保丁義丁義效撞丁共九千餘人其前
撞一項可用在融州則有土丁峒丁大欵丁保丁共
九千餘人其欵丁一項可用淳祐八年本州亦嘗行
下團結却未見申到大率出於省地者以長丁充
或老弱或冗雜未免備數出於溪峒者多習於戰鬭
如藥箭如標㨾皆其所長此近年民丁見於已行者
也臣抵此雖未久朝夕考求始末即欲申嚴行下屬
以邕宜兩郡守皆將更易難以責之措置融守謝圖

南近却申本司欲乘此農隙教練民丁已即從其所
請勉之究竟矣第臣私竊過計近自蜀西少緩窺闖
之報便欲撤警有減寬備禦之憂前項結溪峒團民丁
纔一有所施爲未免即生疑懼前者朝廷行下閫臣
奉命經理上下知所遵承今臣雖爲此來元未準朝
廷指揮遵防戒飭一字臣若安於循習則失於先事
而慮之防若亟於講行則恐有無事自擾之誚繇
環境動生猜疑舉動稍輕大係觀聽茲不容不謹如
此臣欲且行下三郡各縣已申經司之舊若溪峒則
諭令首領遵守成規布恩信以示撫綏葺險隘以作

足備民丁則因其名帳常加覈實以强壯而補老弱因閒暇以加訓練庶幾近年之所已行不至旣久而付文具俟其逐州申到或有合作更革措置又當隨時區處若州郡事力不及經漕兩司却當與之通融助給施行欲望朝廷劄下邕宜融三郡守臣遵守照會黄臣前項開畫之陳雖為幹腹之慮載念自古兵家有出間道以謀人之國者類以偏師濟如深入險阻重兵所難今者韃戎窺闖之計因難險度所當預防然以臣涉歷淮事覘之每歲虜當降寒草枯盛夏瘴出不容不去今自西羌越南詔欲以窺我馬力所及

容或有之然竊計大勢遠來其謀恐未至此但當申嚴邊備常若敵至區區所陳蓋又慮慢藏誨盜如舊歲用亡冦之禍交人假道之報有不得不防者非止時計也

論經營西蜀以圖關中　趙鼎

宋高宗時上

臣昨奉聖訓條具目今事宜除已奏聞外臣竊惟東晉渡江全有淮甸羣賢協力僅保一隅亦以其外無陵傷之憂故也今強敵南侵祇大江如履平地淮南故非我有而江左郡縣凡都會形勢之地悉經蹂踐

其晚東晉淵藪不保矣鄭欲立國於此其可得乎況能平定齊魯恢復晉趙定建極宸中之計惟關中與區兵民可恃大亂皇帝時已有遷都之議陛下必欲經營中原當自關中始今關中半失之尤欲經營關中當自蜀中始欲幸蜀中當自川南始雖然漢中都長安而興利鄰秦鳳太平之久貨販徃來山谷隘絕背成蹊徑昨長安潰兵徑趨興元全無關隘直興元趨劍門更無棧道而劍門兩間亦有捷路可至成都然則蜀中所恃之險尚須措置使絕不通行然後可依秦浚之行專委召集西兵未聞營度守蜀也今岳

郡路通可擇使臣三兩人齎詔付浚及選除利州夔
峽等路監司守臣委之協謀為守蜀之備俟浚回報
然後決意西行且駐荆南徐圖所向為今日計無踰
此者謹具條畫下項臣嘗謂天下之事必有一定
之論匹夫之謀一身商賈之謀一家亦不可繆悠然
苟徙終無所守況欲立國為久遠之業去歲四月初
陛下發臨安幸建康慨然有克復中原之意臣嘗上
言欲守江南當以淮為外戶乞早發諸將屯守淮南
委杜充節制之兵既不遣充亦不行淮卒不守也後
欲守江以民丁為兵以王義叔為使臣嘗上言民不

足恃義叔不可用言卒不行而江亦不守也僉謂巡
幸不敢爲戰守之策洞關水陸捷消會稽及洪州大
守復幸平江爲決戰之議已而興國有警進不前
則移蹕四明自始及終元無定論儻林之平所謂海
船不到則束手端坐更無脫免之計臣所思及此爲之
寒心故臣謂巡幸之宜願以今歲爲戒也今秋便不
可再登海船則捨上流荆襄之行無術爲臣區區愚
慮不足仰承廟訓惟陛下決擇

論據德順以保蜀　虞允文

孝宗隆興元年顯謨閣直學士虞允文以論德
順守戰之利不可輕棄

臣自秦州同吳璘商量措置促王彦楊從儀合兵以
圖鳳翔又德順四十里内並令清野及調發人馬以
助軍勢已於九月二十日奏知去訖近據楊從儀申
合喜走入渭州及據探事使臣伏宏申虜於九月二
十五六間再以游騎於剝馬嶺一帶抄畧無所得至
晚歸寨臣於二十日到河池伏見近降指揮令吳璘
退守蜀口此固根本而後進乃自古不易之至論也
臣初與吳璘約只令分兵守德順之險身以重兵居
秦亭爲不可測之勢正謂如此已嘗兩具始末奏知
然璘之往德順先留兵二萬人在蜀口以萬人在秦

今年以萬人守大散嶺之天池天池在散關之前與和尚原相對山形尤峻但有水草之利又界於入蜀二大路之間可以腹背當敵俗云和尚原止可以扼一路以前措置有未盡者今年五月親行大散嶺始得之殆天賜也至如德順之險自今春用盡兵力然後得之勢須必爭理當固守若一旦棄去不獨失二路之地而三路之兵三路之糧盡資於敵盡入敵手二萬乃土著之人不肯徙家於近裏州縣而官軍所用之糧盡仰給於新邊自去歲九月用兵由秦州未嘗自河池運一粒米出關以給軍食而諸州縣城寨

日下所管見在尚三十餘萬石而就糴之數不與焉所以七月間身往德順方擇地利併防適與虜值不三日會兵力捍虜之鋒以爭北山東山爭之勝勢今固虜必死僅德順可以必守但勿恨兵力不以大破虜軍成大功爾璘與臣說如此臣博采衆論以謂見在今日之勢誠不可輕棄德順退守功口上璘自八月來與虜相持已近七十日三大戰之後虜不能有吾丈尺之地自璘固河池今又半月虜之智力又不能有所逞則是璘規摹措置可以固守已有明效必能上寬西顧之憂今士夫之論以謂

一棄德順則虜復收三路兵糧而窺三川之路[illegible][illegible]矣自德順至仙人關下皆平漫土坡見為耕種而階皆方軌虜兵可以長驅當甲寅之春虜至仙人關纔住二十日而成都之民已奔逃山谷不能一日安居往事尚可驗也數年以來吾所以有勝或西和州恃南北之要約爾今兩界堠在秦州之邑寨平川中無一水一阜之可憑有目者皆可見也臣見行邊行此數郡見士夫之論誠為不誣若朝廷必欲棄所從之地臣嘗具申乞別選官付以此事臣決不敢負國為苟容之計念自陛下嗣位未嘗得一望清光遂家曆

慈察臣孤忠不肯徇大臣意賜以庇覆生全之恩尚
待以變之方而感激涕零愈當誓死以報方其解去
之職猶恐孤危　身歸侍惟陛下聖明察臣萬里惓惓
幸

論經理□蜀　孝宗時上　虞允文

臣竊見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以後三次據州州西路
都統司及鳳州一帶屯戍主兵官發下所司緊要文
狀稱虜人集於秦隴鳳翔之間積粟既多已一兩次
打鼓聲言以重兵犯西和州分兵從小路入寇皂郊
堡場亦有禁閉客旅文榜兵將官多言虜有前件情

[illegible][illegible]以為舉事之候即具急奏上請隱開因而[illegible]
邊遠震恐臣雖書生至愚至闇竊料虜兵必不輕動
止祿去年泗上虜使坐索俘囚陛下神筭所運虜已
奪氣只如陝西之虜已紛擾數月金銀木牌相屬於
道凡增兵積糧增築堡塞為自防之計蓋不得不如
此其裝為先聲亦欲吾境內自相紛擾爾況今已入
春[illegible]暖之際力未充和好之利必不肯輕失決無可
虞者又臣自到蜀如西和成鳳階邊關處[illegible][illegible]臣
[illegible]病廢者既采衆議易以良將次邊諸制統領官之
[illegible]或病者亦行銓量選有謀畧驍勇之人代之又點

揀之後入隊皆少壯之兵臣支撥射射小貼子錢分
於都統司以激勵入教諸軍臣在利州又於小貼子
內撥一項金錢分日令逐將弓弩手爭射初無射中
[illegible][illegible]人一發者軍人自精習近日逐將各有三四箭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者少人嗜利不待督責咨捶皆有必爭取
最之意可與共濟作矣又忠義歸正人以數萬計累年
在疑忌棄置中懷不自安豈免怨望若盡行收拾則
事力有未能遽辦但擇有材武知名虜中置臣左右
爲帳前提舉一行事務之類士大夫以其反側難保
多爲臣危之不知臣示以不疑而反側者自定也況

無惕憂危之人方懵懵度日臣一旦信前川之有諳
給以養其家有厚賞以固其志亦必肯為臣出死力
矣虜如不動誠為虜之福使天奪其魄敢有戍則
以正兵當其前與之相持從間道分遣忠義有膽者
入虜地各連其黨潰虜腹心當有必勝之機可乘而
用反側之效可見也臣今約諸將靜以待之虜房
用狂謀出於不測一犯吾境臣即日引道步騎衝
計率三軍願以一死少答陛下天地覆報之恩在也
擺布馬遞傳送探報約成鳳西和至利州不過兩日
夜可至決不致少失機會臣既籌今日之虜止是虛

條對應諸軍條報或有達天聽者急具此奏乞陛下特寬西顧之憂天日至明察臣肝膽不勝臣子之幸

論川蜀形勝

李鳴復

理宗時侍御史李鳴復上

臣竊惟蜀之有關外四州猶朝廷之有四蜀也蜀據上流有四蜀而後朝廷重四州介在關表有四州而後蜀重臣蜀人也三仕劍外伏見四州有合措置者敢因對揚之頃爲陛下陳之其一曰復家計寨之舊其二曰增忠勇軍之額家計寨復則老幼有保聚之地而人心安忠勇軍增則州郡有守禦之備而人心

居蜀之形勢以三關為險隸於梁曰武休隸於沔曰僊人曰七方而所謂階成興鳳者越乎三關之外今與劍天水為軍而實則前日成州之一縣也四州之有家計寨曩時裝珍寶為之氓曰仇池鳳曰秋防原階曰楊家崖成曰蓭家山是四者皆有險可恃有泉可飲又為之糧以食為之屋以居無事則寓於州有事則歸於寨自紹興以來遵守不易七十餘載矣曦變之後此寨因廢本路帥臣懼其無以守也力請於朝而城築之議遂起故岷有城鳳有城河池亦有城岷鳳之城是也河池距殺金平二十里咫尺天險而

亦城之其城也又隨築隨毀則徒費耳雖然此往事
無以譏爲也臣獨以爲州既有城而山遂無寨則城
之所容者少民之所聚者衆是一城之外皆無駐足
之地一村一莊一有警不死於干戈則斃於道路矣有城
以禦寇又有寨以保民則軍民兩利而人心自安官
兵額何惜而不爲哉蜀之守禦以四大將爲要僊人
之外曰成曰天水沔戎司主之七方之外曰階曰岷
利副司主之武休之外曰鳳集興元戎司主之其金
戎司則又各爲一隅密邇商虢蔽捍梁洋者也官軍
之外而有土兵初以陝西弓箭手法籍民丁爲之關

外曰忠勇梁洋曰義士金州曰保勝其與京西之保捷大率相類可以攻可以戰以之而守尤效死弗去蓋有屋廬田業以係其志有妻子骨肉以堅其心其勢不盡力不止也臣往歲以𢡟軍至西和見其人品強勁技藝驍勇問其所管僅一千四百餘人此大郡也而其數止此皆成虜可知也關外之產賦輕而役重民之願為兵也非以免賦蓋以免役也夫賦輕則官之所謂者少役重則民之所利者多儻能因其俗而行之為之以漸持之以久則邊戍可減生券可罷古者寓兵於農之意不過如此戎司有官軍以捍敵

州郡有兵民以捍城則聲勢益强而人心自固官司亦倚俾而不爲哉厥今强寇遠去殘虜僅蘇當外患寧息之時正内治修明之日原堡之增築戍卒之還屯民生之勞徠安定任蜀之寄者亦次第施行矣如臣所建二議勢若緩而實急雖無一時可見之功而實有與日久安之勢推而廣之沿邊之地荒廢尚多若募民墾耕計口分授蠲其租賦藉以禦邊專意力行厥效自著凡臣所論大率爲守蜀計也若夫用蜀以卷三秦用蜀以圖中原則有漢高帝諸葛亮舊規存惟陛下擇而行之

論發兵援蜀　　吳昌裔

理宗朝監察御史吳昌裔上

一蜀兵舊以十萬爲額盡皆關陝五路勁軍中興諸將以抗金虜而護蜀門者此也開禧之變招塡僅及八萬己卯之潰消折不滿七萬端平以後戰散尤多臣竊以前年所聞止有三萬之數迨今大冬虜騎深入則未籍散亡愈不可考矣或望風退走而奔竄於山谷或遇敵奔潰而衝突於內郡有假幟[illegible]吏而摽[illegible]或與賊爲虜向導而焚燬於仕族大率軍心蠱[illegible]非一日不潰則叛不叛則降紀律蕩然而幾不

能軍也嗚呼四家百年竭蜀膏血以養兵今也不能
爲用以禦寇而反資敵爲寇非所謂困民力以養亂耶
[illegible]昔之帥蜀者當軍政敗壞之後則必取諸道之
[illegible]一方之死命如李德裕以安定軍來溫造以
[illegible]章[illegible]以[illegible]軍來我之中權力渾氣盛所
[illegible]將者莫不膽寒於心腹況今蜀之兵窮蹙落
[illegible]一二存者又皆習爲兇回則欲制此患其可
[illegible]以勝之乎竊惟高宗之遣張浚宣撫川陝也
[illegible]以親兵千五百人騎三百及八字一軍以從而諸
[illegible]劉錡趙哲王彥皆在浚軍時東南事勢非不孔

蓋嘗往上游撫諭遣者盡以重上流之勢陛下深以
令從之亭而今重矣欲乞參稽典故於江淮制帥撥
一萬兵往援西蜀以聽宣撫節制則成聲勢勝氣
畢張遺民必曰有天兵來人心可恃以無恐矣新軍
必曰有外兵至吾屬不可以陛梁矣此救蜀第一
議欲乞睿斷施行

論經理全蜀　　牟子才

理宗時起居舍人兼侍講牟子才上

臣聞蜀猶一大棊枰也論蜀於今日將有垂亡之形
則救蜀於今日當有急切之着亡形具而無急着以

救之則亦亡而已矣蜀與吳相爲存亡者也蜀亡吳亦豈能獨存然蜀亡形已具其可坐視無一着以活之乎且漢中前瞰米倉後蔽石穴左接華陽黑水之濱右通陰平秦隴之墟黄權以爲蜀之股肱楊洪以爲蜀之咽喉匹嶽三塗皆不及也今爲敵所據則亡形成矣人拱手矣益昌之南陸走劍而外東西川在焉水走閬果而去適夔峽焉西則趣文龍二州東則會集壁諸郡而烏龍梓栢又在其前歐陽脩以爲九州之險司馬光以爲秦蜀之衝四會五達不可失也今爲汪 所城則亡形具而人心寒矣夫有垂亡之

形而未至於遠亡有欲絕之數而未至於遠絕焉一
遇急着焉則亡可存絕可續蜀尚可爲也安可以爲
遂亡而委之於不可救歟然當審觀時機料量形勢
而得其說焉一曰補軍籍之闕蜀口右護軍本出端
吳玠關師古之徒關西部曲也舊以十萬人爲額休
兵後有名籍者猶九萬七千餘人安丙帥蜀以錢糧
數狹沙汰爲八萬人後來事力不及節節減七萬人
通忠義之數猶爲十四萬人丙申以來逃亡死損所
餘無幾今以所聞參之興戎司見管四千六百餘人
沔戎司僅及三千人金戎司不及千人利戎司約七

八千人此四戍司見管之數也此外有嘉定安撫司所管廣定精銳兩軍及增戍之軍共五千餘人利閬劍諸頭目所部或三四百人或五六百人瀘帥司之軍不及千人巴州所管武進軍今止有二千餘人得漢堡所部三百餘人制司帳下安西保定飛捷先鋒等共一萬四千餘人夔帥司不及千人總而計之不滿五萬人之數今四蜀田畝盡入軍屯制總科名悉歸大闔商賈百貨盡籠於官十年之內乃不能增添一兵以補舊額眞可痛恨往往事已矣失今不圖闕額呈露愈見衰竭不振非所以壯吾軍也議者以為當

招集新兵三萬人朝夕訓練以番給進屯之備用自給安
田楊二家歲以其兵來助亦可大張軍聲或可片城
借一以却敵騎如此則蜀尚可為若憚勞惜費不
及此敵必乘虛攻吾之瑕則備多力分恐費日甚矣
命不出三年蜀之命脉絕矣二曰措置西蜀
邊劍閬巴達文邊惟渠蓬之鄰粗賊所入無議
者謂莫若舉此六郡之民依向來梁洋義士照述
戶視貲高下或一丁或兩丁以至三丁料揀為兵却
與蠲輸或免丁與免家業錢三百緡令其自辦衣
裝自置軍器每十人為一甲五甲為一隊五隊置一

副將十隊置一正將逐縣置一部轄州置一總轄以統之每歲春秋教閱至防秋則團結於逐郡城中就令帥之不時制司調遣其如錢糧遇守戍則仍與之給至放散則仍令耕以自養如此則平時無養兵之費一緩急有制敵之用如開米倉之南地名三會去處敵兵來侵不循常道惟於此此處會合諸兵分入屯路一屯在和一屯向巴蓬一屯向渠廣以爲當起六郡忠義之民聚爲一大屯堅守此地以扼敵衝使先人有奪人之心則蜀尚可爲若遲疑不發敵復直韓閬路會兵於此不惟六郡生靈俱屠而爲蜀之大

計轉見繆誤不出三年蜀之命脉絕矣三曰北分屯之勢數據漢中去歲出兵乃越米倉以南臣已剏議欲爲六郡義士分屯三會以却之蓋欲惟其越險之謀也今敵又據利則劍閬乃其切鄰豈可略無[illegible]防哉議者以劍門天險實爲戶樞其守三關則無所事此今便退守險實可因莫若分三戍之任小屯之卒今及萬人阻關爲固而遴選智勇之將中出實而訓其不齊以遏敵騎突入西川之路大總一體形勢雖斗險然規模窄狹不當要衝止可以作家計不可以禦敵兵莫若於閬州境內踏逐一險要去處大

爲城築約可安萬人與大獲犬牙相制分調諸戎之屯各以衝勞之卒令次萬人附山爲固而遴選驍騎之將晝夜閱習以遏敵騎出沒萌之衝兵法又六兵反萬人之屯而後敵不敢過今宜依數招募創爲東西二屯以相犄角如連栖之雞彼觸則此應如常山之蛇首擊則尾應使敵之後騎進不得抵蛾於前退不能繫擊於後蜀尚可爲若以無兵爲解使敵川此計城利之外又進此屯不出三年蜀之命脉絕矣四曰奮撓擊之威敵進七百里而城利豈曰無謀雖上下以運道艱澁爲說然敵日課諸軍人打三升糧以

而日食而利以西白水一帶又皆平疇若種麥以佐其熟而濟以小舟豈憂乏糧議者以為當及糧道未通之時與二麥未熟之際常出游兵以擾擊之因其事力絕其命脈然後徐起而圖之此計之最善者撓擊之地各有方所守閬中者當於葭萌青山木爪等處撓之守劍門者當於白水陰平階文等處撓之伺其怠而為攻劫之圖乘其機而行掩襲之策使取糧之兵不得越足於吾地而耕耨之夫不得施功於彼土曠日持久情見勢屈遂可為我鎡基如此蜀尚可為若置之度外敵反用此計出沒於劍閬之間鈔掠

困我不出三年蜀之命脈絕矣五曰固根本之地敵自丙申以來惟知嗜殺以逞威逃難之民值者慘死不異羊豕斫首就戮膏血原野可謂慘矣幸而竄伏[illegible]於深山窮谷間有存者而孑遺之民生意一髮況十餘年來困敵之外盡歸軍屯而科糴軍需之苦反甚於有臣時也鹽酒之利併歸制司而過數增榷之害反甚於無事時也以至黎雅番貨彰明烏附施黔板木盡入私橐而商旅失業怨聲載道則又人所不忍聞也既不能庇其死又以戕其生彼方計出無聊而敵騎突入不殺之令甫下誘餌之術甫施凡民無

作苟逃性命有不獲已相率去之計其數不下二三十萬人由是南畝空虛種類斷絕雖間有旋身來歸之人又皆室閭不存人牛俱喪雖欲自活其道無由今制臣初至規撫一新若能精選縣令專以招徠附農課其殿最戶口增多者爵之數倍及中者賞之視舊有虧者罰之布宣德意勞來還安分以未墾田疇給以牛犁種子且將目前一切無藝之征諸處升羅之擾分司安作之弊武臣攝官之害悉皆削除彼離散之氓復安於中澤逃潛之魚復止於深淵嗚呼小民以能為國耕種為國輸利為國貿易相與效死弗

夫則蜀尚可為若不知愛惜敵用故智盡啖遺以夫不出三年蜀之命脈絕矣六曰嚴三城之守重慶為保蜀之根本嘉定為鎮西之根本夔門為蔽吳之根本得人焉而守則金城湯池其勢鞏固萬一有一守關皆異志雖使忠臣義士固守其土亦不能正其行路賈門之奸此計若遂守將為其所得軍民為其所脅如辛亥之西和辛丑之成都者有之矣今三城鼎立守備固嚴尤當以腹心之士分守三城之門譏者詰關表士豪散居四方若能溫言說諭厚募招來借其頭目之人示以功賞之信彼必欣然樂為吾用

然後相道里之遠近而分撥之其在西州者就令居嘉城其在東城者就令居渝城其在峽外者就令居夔城假以屋廬聽其營運比及秋之際早令各守城門彼山西之人負勢尚義必能感激思奮[illegible]同守彼愛惜人家自爲謀計必能盡其死力[illegible]同守一舉兩利此爲至謀若棄而不[illegible]行[illegible]賂以買門不待三年蜀之命脈絕矣[illegible]大秋直前嘗於貼黃力言韓宣雖守夔[illegible]渝俞興雖守漢嘉而防遏嘗在上流又謂利閬之[illegible]當一大屯是時敵未有城利之事也若聽臣言稍稍施行其

一二雖不能大有所益或亦可以伐其城利之謀今城已就矣險已盡矣事已無可言矣而臣憂國不能自已猶欲於舉枰未定之時進此急着以活棋設若御以臣言為迂遠而欲專倚仗於夔門一城以為保障哭楚實在於是此子囊城郢計也臣見脣亡齒亦寒矣況夔之上流寒淺可涉之處不一而足爲行一騎淺渡江轉戰而南則由施黔而趨鼎澧由鼎澧而趨江陵置夔於不顧之地則蜀非吾有矣臣去蜀十又已年日夜憂憤雖力弱才腐不能備戎行效死命今茲忝竊幸叨覲清光可以吐露肝膈比因進講

從容伏蒙陛下憂軫蜀邊賜以清問至於再三臣隨問隨答言其大槩然積蘊未盡謹效[illegible]女之忠誠采蜀人之論條為六策以復清問陛下鑒其愚忠而賜之施行不特臣之私幸將西土之實幸不特西土之幸將東吳之大幸若夫輕觸天威罪當萬坐惟陛下赦之

[illegible]山先生右編卷二十二終